

# 规训效应：全景敞视主义在现代工厂中的体现

——基于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

张春龙

**摘要：**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到了具有全景敞视机制的工厂之中。在解读全景敞视主义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和对工厂的观察，分析了工厂所具有的全景敞视的结构和功能特点，工厂监视的手段和权力发挥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全景敞视主义在工厂运行的微观机制及其对规训农民工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全景敞视主义 工厂农民工 规训

如果说从农民走向农民工是农民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从农民工走向产业工人则应该是农民的第二次飞跃。目前，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的主要劳动群体并不是彻彻底底的工人或者产业工人。但是，大量的农民工已经进入到了工厂这一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载体之中，这就为这些工厂农民工实现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提供了可能的微观环境（沈原，2006）。可是，这种工厂的微观环境是如何在工厂农民工中发挥作用的呢？这正是本文需要分析和探讨的问题。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论述全景敞视主义的时候，认为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福柯，2003），而工厂的生产行为作为一种“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福柯，2003），无疑具有全景敞视的结构与功能特征。本文将在基于对工厂农民工访谈和对工厂的观察的基础上，应用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来诠释全景敞视主义在工厂中的体现，分析工厂特别是当前的工厂环境和制度对身在其中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影响机制和效果。

## 一、理论解读：全景敞视主义的解释域

福柯创造了全景敞视主义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现代监视体系。按照福柯的说法，全景敞视监狱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适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间不太大，又需要对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监督的任何机构”。因此，福柯始终认为，其全景敞视主义适用于工厂、医院、军队、学校等。那么，福柯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机制和权力特征呢？

### （一）全景敞视建筑的结构与功能

福柯提出“全景敞视主义”这个词的主要灵感来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这种监狱的基本结构是：四周是环形建筑，中心是眺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眺望塔墙上安有环形大窗户，环形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眺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从全景敞视监狱的功能来看，在这样在圆形监狱中，监视塔里的看守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遗，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在圆形监狱的环形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的，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但是不会被观看到。由此可以看出，在全景敞视的物理结构中，最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监视者处在一个“中央监视塔”的位置，能够对被监视者一览无遗（张艳、张帅，2004）；二是被监视者被隔离、被分割，每一个人都被隔离、分割到相应的物理空间之中。

全景敞视的结构作为一种规训的技术模式，福柯指出了其建筑原则、应用范围和普遍监督的力

量。一般认为,全景敞视监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和控制起来更为经济与人道。然而福柯指出,在这种刑罚人道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也就是说,从惩罚到规训的转变实际上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其计算的就是施加于被惩罚者身上的惩罚权力的实际效果。因此有学者认为,从酷刑的废除到规训技术的发展,是为了使权力的行使和渗透更为经济和有效(徐县中,2010)。正是因为监视者对于被监视者是可见而不可获知的,权力从具体实施惩戒者身上抽离而变得非人化,所以这种机制能达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最大效益(周舒,2005)。从目前的社会景象来看,全景敞视模式已经在诸多的部门实现了其权力无处不在的渗透力,个人成为被驯服的主体,从而使得各个部门能顺利运转。不仅如此,全景敞视模式已经传遍了整个社会机体,发挥着一种普遍功能。

## (二)全景敞视机制的监视与权力

全景敞视建筑效果的发挥,主要在于它能够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边沁用“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来概括全景敞视监狱的原则。所谓“可见的”,应该是指囚禁者能够目睹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而“无法确知的”,就是指被囚禁者在任何时候都不知自己是否被监视。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把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称为“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就此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全景敞视主义的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和纪律的各种关系。因此,全景敞视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通过使权力实施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是一种普通化监视的方案。

对于全景敞视主义中权力的发挥,福柯指出:“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泻般得到具体而微妙的控制,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福柯,2003:158)。也就是说,在全景敞视结构中,监视者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来行使监督权力。福柯认为,全景敞视模式虽然对权力进行了妥贴的安排,使权力行使更为经济有效,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其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力量,即“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平,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福柯,2003:233)。正是因为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等与监狱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认为在这些实体中“个人置于观察之下的做法”浸透了规训方法和检查程序的自然延伸(徐县中,2010)。

## (三)全景敞视主义的微观权力技术

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监狱的这种结构作为一种全景敞视模式,被认为是规训机制最典型、最精细的微观形式(姚志宇、赵烽,2008;马文甲,2009)。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微观权力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规训作用的运作机制。其实,福柯在他的许多著作和场合中都论述了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论,比如他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就提出了针对个人肉体的技术机制。周舒认为,全景敞视主义所展现的这种运行机制在经济上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配置,使人的身体能充分被“社会”所利用,在政治上则可以通过中心瞭望塔内部的透明化而达到最大程度的民主(周舒,2005)。正是通过全景敞视模式这种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而使现代社会的人成为了被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监督的主体。

全景敞视主义中的权力,其实就是福柯所指的规训权力。规训是《规训与惩罚》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福柯认为,规训就是一种能够微妙控制肉体运作、使肉体永久服从但施加力量温驯而有用的方法。因此可以认为,全景敞视主义所展现的微观权力即规训权力能够使人体按照它的意愿发生改变,最终变得驯服而有用。在现代社会中,全景敞视结构有效地保障了权力在各个部门无处不在的渗透,从而使权力的效应能抵达最细小甚至不起眼的地方。可以说,规训权力如影随形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徐县中,2010)。

## 二、实证分析：工厂中的全景敞视主义

笔者从2008年起,连续深度访谈了数十位在工厂打过工或正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按照英格尔斯对工厂工人和非工厂工人的划分,笔者将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称之为工厂农民工),同时根据情况(在实际中,并不是都有条件能够对访谈对象所在的工厂均进行实地观察和深入了解,往往需要考虑被访者的意愿、距离工厂路程的远近、是否可能影响被访者的工作以及工厂管理者可能的戒心等等因素),对部分对象所在工厂的布局、结构及其运作做了一定程度的观察。以下在阐述中对访谈对象的编码为“编号+所在工厂类型”,G1、G2、G3、……为访谈对象编号,S、P、F为所在工厂(企业)类型,其中S(state-owned enterprise)代表国有企业,P(private enterprise)代表民营(私有)企业,F(foreign-capital enterprise)代表外资企业(由于某些个案有在多种类型的企业中工作的经历,下表中的标示仅为访谈时所在的工厂类型),C1、C2、C3……为访谈对象现在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的编号。下面结合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及观察到的工厂的特征来诠释工厂全景敞视主义的特征。

### (一)简单的全景敞视结构：一览无遗的车间

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描述了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的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版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1名印刷工和1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工作台的一端是1个架子,刚刚印好的布料搭在上面晾干(Saint-Maur)。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巡视……”。(福柯,2003:164)用平面图来看杜桑·巴雷的厂房空间布局(见图1),可以发现,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处在整个车间的一个最佳的观察位置,巡视员站在中央通道的任何一个位置,只需要做个一周转身的动作,就可以观察到每个工作台及每个工人的工作状况。在这里,工厂厂房的结构充分显示其“一览无遗”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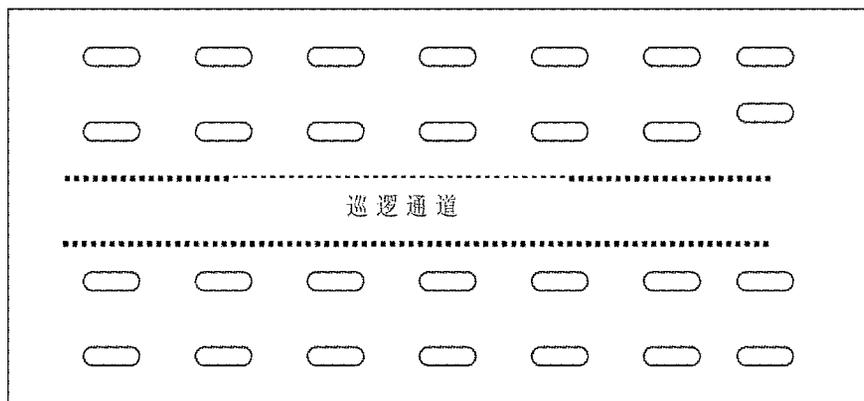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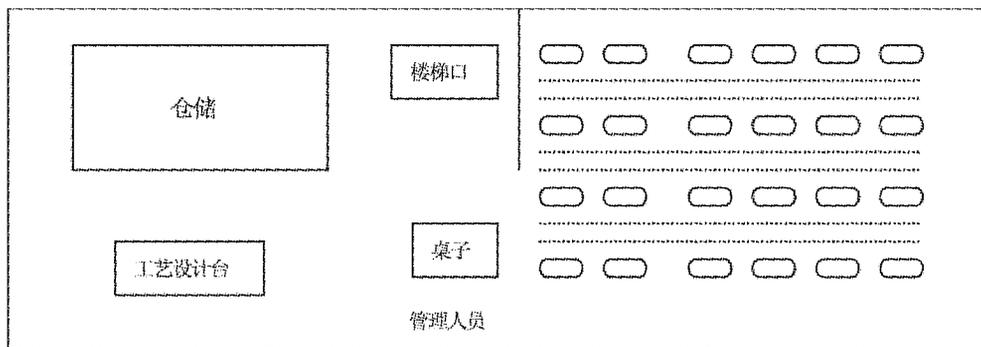


图1 杜桑·巴雷的厂房空间布局平面示意图

再来看看笔者观察到的两个工厂车间的布置格局。

首先是G13P所在的C16吴江金翔服饰厂。在工厂的门口有一个门卫岗,左边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据后面介绍,这是职工宿舍,目前只有很少的员工居住。右侧分别有两幢并排的建筑,一大一小,从外墙来看,较小的建筑显然装修的好,据介绍这是老总等人的办公楼,靠里的较大的那幢建筑便是生产厂房。一楼没有动静,我们径直进入二楼。楼梯在楼房的正中间,二楼以楼梯口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生产车间,有四五十个工人正在操作缝纫机;其二是设计、仓储间。在正对着楼梯的位置有一张桌子,坐着一位显然是管理的人员。下面用图来显示这里的基本格局。



注: ○指1台缝纫机,一般对应1名工人。.....指每排缝纫机之间的走廊

图2 C16 吴江金翔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示意图

图2所示,在车间的右边是生产车间,摆放着工人的工具——缝纫机。一般1台缝纫机对应1名工人,同时还有负责递送原材料及验收成品的工人,他们穿梭于机器之间的走廊。在这个生产车间里,管理人员处在整个车间的位置,也能够对车间的所有活动“一览无遗”:一是观看到楼梯口,这也是车间的唯一楼梯口,任何人的进出车间(上下楼梯)都能够被管理人员看到;二是管理人员的右边与生产工人及机器隔开,他所在的中间靠下的位置,能够使所有的生产工人及机器处在自己的视野之下;三是管理人员左边的工艺设计台,时常也有设计工人(相当于一定程度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几乎就站在其旁边;四是仓储也在管理人员的视野之中,任何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及成品的回收入库,管理人员都能够进行有效的监视。与此同时,机器之间的走廊也为管理人员巡视提供了通道。这样,在这里的主要管理人员除了能够在他所处的位置(如图所示“桌子”的地方)对整个车间监视之外,还能够通过定时不定时的巡逻监视工人及机器的运行状况。这种生产车间的结构及布局,使整个楼层的车间只需要一个管理人员就能够实现有效的监视和管理。

其次是G11P所在的C12石家庄裕兴泵钻厂。图3显示的是一个小型制造厂的布局,主要是加工制造泵钻。工厂最多的时候有30名工人,访谈时就10多名工人。该车间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面部分,进门(靠北)堆放着各类物品,包括一台机器,一些产品,还有一些工具之类。靠南用红砖砌了两间小屋,其中一间是老板的办公室,另一间可能是堆放重要工具之类。西面部分是主要的工作地方,摆放着8台车床,有7台是正在使用的,有一台好像已经停止使用了。下图是整个厂房的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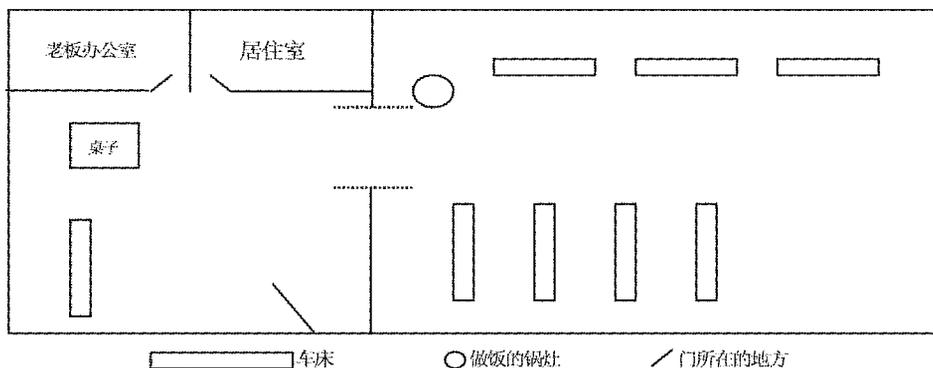


图3 C12 石家庄裕兴泵钻厂的生产车间示意图

这个小型的车间,为了有效地利用空间,老板的设计将其生产、管理、办公、就餐于一体。整个厂房分左右两大部分,左边靠里又分成了两个房间,其一是老板的办公室,其二是1间起居室(主要是老板使用)。也就是说,这里成为老板的一个常住地。在左边的车间里,有1张桌子,桌子主要供

管理人员使用(我们进入车间的时候,工人和老板正围着该桌打麻将),是管理人员<sup>①</sup>经常所在的地方。在左边的车间里,还有1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在厂房右边的车间里摆放着车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做饭的简易灶和锅,这是给工人准备午餐或晚餐的。虽然整个车间有左右之分,但区隔的中间并没有设门(虚线之间的位置)。这种布局我们可以看出,管理人员所在的位置既能够观察工人的进出,又能够对工具实行有效的监管。同时,管理人员可以随机的进入到虚线所在的位置,就能随时全景观察到整个车间里工人及其机器的运行状况。

以上是两个典型的车间布局情况,也具有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视主义的明显特征。当然这并不能由此判断在现代的工厂中是否普遍地采用了全景敞视的建筑结构。但可以从绝大部分受访者的描述中看出,让尽可能多的工人集中于某一个大厅式的、能够一览无遗的空间中从事生产,是绝大部分工厂采用的建筑结构及布局。

## (二)全景敞视的无形隔离:以分工形成分割

无论什么类型的工厂,特别是大工业生产之后,分工协作成为工厂内部、工人之间的重要组织形式,因此工厂需要考虑将工人“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而且还涉及到如何根据具有独特要求的生产机制进行这种分配。必须把人员的分配、生产机制的空间安排以及‘岗位’分配中的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李三虎,2006)。因此,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原则来设计职位。职位设计与劳动分工、工作专业化意义相同,组织中的工作被设计得尽可能简单、单纯、易做。从技术的角度,专业化的分工可以使劳动者专精一业,极大地提高熟练程度,挖掘最大效率,可以避免因改换工作和操作而带来的时间和精力损耗,可以使既定技术水平的操作变得大为简便易行从而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正因为如此,几个世纪以来,从社会分工到行业分工,从岗位分工到产品分工,乃至操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动作,日益明确化、细密化。在福柯之前,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组织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评价工厂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分工协作。

福柯在阐述全景敞视主义的时候,首先描述了城市出现瘟疫时的隔离措施:“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福柯,2003:219)。显然,区隔、分割就成为了全景敞视结构的重要特征。在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中,“环形建筑被分成很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福柯,2003:224)。无论是城市出现瘟疫时的隔离,还是全景敞视的监狱,分割、隔离成为一个重要的空间特征。由此,福柯的分析延伸到了工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工厂的“分工”行为。福柯指出,“在18世纪末出现的工厂里,个人化分割原则变得更加复杂。”工厂往往“根据生产的阶段或基本运作,将每个生产人员,生产过程分割开。这样,由于劳动能力以一种完全可见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个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为独立单位”(福柯,2003:164)。

对于工人的分工而言,已经不再仅仅囿于一种空间的分割和隔离,而是一种空间上的相对分开。工厂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隔离,相反,工厂会让产品的某一个环节在某一个车间完成,或者使某一个流水线在一个车间完成,而这个车间会集中较多的工人在一个较大的空间。正是因为日益精细化的分工,使得每一个工人的工作行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动作。这个动作简单、单一,而且独立性很强,基本不需要别人的合作就能完成。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在C28北京LG器材)检测就是测那个触摸屏,那个看一下就行了,一看就会了,简单的不行。其实没上学的也可以学(做),……测那个机子,使那个电脑,点一下鼠标,就起(行)了。流水线,看你手快,你手快点就行。……上班也是坐着,你一坐着就不能站起来,就是坐在那里看着。(G19F)

<sup>①</sup> 这里的管理人员,主要是指老板、老板娘,或者是老板的母亲。老板的母亲主要负责管理工人使用的车床刀具之类,老板和老板娘不在工厂的时候,由她负责给工人安排任务。

(在 C2 日照钢铁)12 小时,就坐在那里看着。……你看着,1 个人,750 米的一个皮带,周围没人,就你 1 个人在那里呆着,……困了来回走一下,最多 5 米之内,你不要动,超过 5 米让人逮着你就是(违规)。(G4P)

显然,工厂中已经没有监狱式隔离。G19F 所在的岗位经过分工之后,处在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岗位,在这个岗位上,现代化的工具(检测仪器连接到电脑)使其工作任务简单化,只需要几个简单的动作即可。但是由于可能影响生产效率,或者是流水线的需要,也可能就是一种工厂控制的需要,她已经只能在“她的座位”那个空间之中行动,因此就出现了“你一坐着就不能站起来,就是坐在那里看着”(G19F 语)的情况。G4P 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分割与隔离。他的岗位相对独立,是看护一台机器(主要是)皮带的运转。按照规定,他在上班的 12 个小时中,只能在机器 5 米的范围内行动,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虽然对于 G4P 来说,岗位处在一个敞开的大空间之中,但岗位的规定已经将他限定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不得越雷池半步。也就是说,细化的分工以及流水线的安排会使每一个工人只能处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岗位空间之中,任何离开这个岗位空间的行为都是禁止的、不允许的。这种禁止和不允许既是一种纪律的规定也是岗位的一种必须,因为任何离开岗位空间的行为都可能影响整体的流水线作业或者生产的进程。显然,如同监狱中的小囚室造成的封闭空间一样,工厂也通过分工造就了新的工业空间控制。我们还可以看到,工厂通过精细的分工,使权力作用于身体的规模变得日益细化。这种细化主要体现在:某项任务被分解成若干个小步骤,并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限制。

由此可以看出,工厂中的全景敞视主义已经超越了物理的建筑设计,它按照个人化分割原则,也就是通过工业生产的细化分工实现了对每一个工人的“分割与隔离”,根据特定生产机制把工人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使工人岗位分配、生产机制空间安排以及岗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有意无意的精心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使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可以一眼观看到车间中的所有工人。正是这种一览无遗的车间结构以及明确细致的分工,使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工人会产生一种强迫的感觉,从而使“权力到达了人们的心中”,从而实现了“一个完整的‘空间-身体’之‘分割-置入’的雏形和权力运作流程。先分割固定的封闭空间,再置入肉体,然后进行监视观察,随之记录、书写”(福柯,2003/1975:22)。从工厂的出现时的手工作坊,到现代化的工厂结构与布局,其实都无时无刻不包含着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理念。

福柯也指出,大工厂这种空间设计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即适应生产力的日益集中趋势“获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如偷盗、怠工、骚乱和‘密谋’”,保护生产资料和工具,驾驭劳动力”(福柯,2003:162)。如果考虑到 19 世纪末期产生并在 20 世纪初发挥重要作用的泰勒制度(如福特汽车生产管理的效率技术),那么福柯的这种描述就更有意义。也即是说,工业社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关键在于对大工厂的技术空间设计,即“把生产阶段划分和个人化分割整合成为一种‘肉体-机器’系统,发挥整体生产力功效”(李三虎,2006)。

### (三)基本生产的维持:直接监视

所谓直接监视,主要是指通过管理者的视野直接实施的观察、监督与控制。在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所需要做的就是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也就是说,直接的监视,主要是依靠敞视建筑,通过空间单位的安排,监视者可以对被监视者进行直接地随时地观看和一眼辨认。

在前面提到的 G13P 所在的 C16 吴江金翔服饰厂和 G11P 所在的 C12 石家庄裕兴泵钻厂中,典型的全景敞视布局使管理者能够实施对工人的直接监视。工人被分工分割并被放在“一览无遗”的生产车间之中,“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福柯,2003:164)。直接监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管理者能够直接观察到工人的各种行为,包括工人违反纪律的、不规范的、影响生产过程和产品

质量的行为,以及工人的能力表现,甚至还可以对其劳动技术进行指导。福柯指出,直接的监视“可以看到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劳动能力的各种变量——体力、敏捷性、熟练性、持久性——都能被观察到,从而受到评估、计算,并且与每一个工人联系起来”(福柯,2003:164)。

应该说,全景敞视的建筑结构及布局为工厂管理者对工人的直接监视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工厂管理者或者老板可以利用处在生产车间的最佳位置,采取时刻观察、来回巡视或者随机检查的方式,监视工人的一举一动。直接监视给工人造成了一种最为直接的压力,因为专职的监督者在工厂中出现后,他通过巡视、检查,使监视成为工厂中的一种强化的连续的监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机制日益扩大和日益复杂,工人数量增多,劳动分工细密,监视就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它变成了一项专门职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整个生产过程并行。经常在场但又不同于工人的专门人员成为不可缺少的了”(福柯,2003:198)。在工厂中,监督者的职责就是“监督工人,巡视各工作地点,向经理报告各种情况”。传统的或者频见报道的“监工”,往往都被描述成“凶神恶煞”的模样,他们一般是工人的直接管理者、监督者以及惩罚者,因此,这些所谓的基层管理者很容易就站在工人的直接对立面,从而容易形成直接的冲突。但是现在在工厂中实施直接监视的人员,绝大部分已经不仅仅是“监督者”的角色,他们往往同时也担任“技术指导者”、“基层管理者”等角色。

(在 C22 吴江市金吴纺织中)负责管我们的,有组长、有教练,组长管我们一个班里的人,一个班有,像我们倒纱的,落纱的、出纱的都不一样,光我们班就有四五十人。小组长上面是教练,像班长一样,他们叫他教练,来学员了他教我们,教练的技术差不多是最好的,来的新员工都是他教。我们的组长是本地人,教练也是本地的。平时安排任务等都是组长。(G16P)

(在 C6 南京金陵船厂中)我们老板是不干活的,他只是来看看。……老板下面有班长,这个人平时(的任务)就是看图纸,把活儿给分配好了,就行了。还有就是把材料分配好了。……每一个老板都有要求,无规矩不成方圆。每一个老板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比如说上班时间的规定,上班你不能迟到,下班你不能早早就走了。上班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的工作量,这个电焊工你能烧完,但你在那里光玩不烧,把这活儿给推(迟)了,搁在那里了,你不干,如果让带班的看见了,带班的肯定要说你。他肯定要找你的麻烦。……也会出现一些老板要注意的但工人不怎么注意的事情,但这种事老板就不用操心了,有带班的提醒,上班注意安全。(G8P)

可以看出,直接监视的结构与设计,除了具有监视的功能外,还具有质量控制、测评结算工资、直接的指导技术以及进行一些基本的管理。这样,在工厂全景敞视建筑中的这种直接监视,因应了福柯的说法,“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可以同时教不同的工人学会不同的技术,以确定最佳技术;……”(福柯,2003:228)。因此,直接监视所完成的不仅仅只有纪律方面的规训,同时也对工人的技术规训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直接的监视者能够与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这种交流与沟通使直接监视者与工人能够“熟悉”并减缓一定的“被监视”压力。监视功能的扩展,往往使“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福柯,2003:198)。这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相近,因此福柯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加以论证,“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马克思,1867:313)。

#### (四)权力体系的形成:层级监视

福柯指出,“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因为金字塔形能够比环形更有效地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福柯,2003:197)。这里的中转站,也就是监狱、医院、工厂等机构中的层级。工厂中

的监视需要增加层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厂生产的分工往往也需要通过逐层的细化,也就是说必须分解成较小的因素,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大其生产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监视就需要逐层落实并具体化,从而增大监视的效力。正因为“金字塔形监视”较之全景建筑的环形监视更为有效,所以福柯把大工厂纳入规训机构。

在现代化的大工厂之中,层层监视直接体现在层级管理之中。我们来看下面3个工厂的层级状况:

(C28 北京 LG 器材)俺们组长上面是班长,班长上面是室长,室长上面是工程师。班长管四五个组长,不,应该是10个组长了,一个班长管快100人了。……室长上面是工程师,因为它是韩企,他们分科长和次长,科长和次长是韩国人。工程师也就是从大学生来的,是中国人。……我们以前请假是,请了组长请班长,请了班长请室长,请了室长再请工程师。现在不是人多了嘛,工程师他们也忙不过来,精力也打不过来。现在就是请了组长请班长,就行了,班长知道这事儿就行了。(G19F)

(C10 石家庄冀雅电子)原来是在底下,后来提升为小组长,后来提升为班长,现在提升为大班长。我下面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5个人,我现在是大班长,管着裁片、运输、中转,前面有3个辅助的,也就是我现在下面有两个班长。……我早上来了,开车间会,布置车间的任务,中班6点,白班是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6点,中班6点过来接班,我再过来安排一下。我现在就不用管了,只管着几个班长就行了,安排一下,协调一下就行了。我现在周一到周五上班,如果没事的话(家里或私人的事)我就来(厂里),基本上就是来转一圈。对我们来说,没有太严格的规定。(G10S)

(C13 吴江松上电子)现在厂子里大概有一千多人。我现在是领班,管理生产线的,我领的人,一个生产线上是23个人。管我们(领班的)的是组长,一般组长管5个领班,组长上面是副科,副科,包括科长,是管整个车间的。(G12F)

层级管理往往呈“金字塔”形状,体现出一种立体监视的状况。管理层级可以抽象的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对于工厂来说,高层管理者是指处于最高管理层次的管理者,如工厂的厂长、副厂长,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等;中层管理者指组织中各个部门(包括职能管理部门和直线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基层管理者(如车间主任)是指直线部门中把中层管理者的计划更加具体化地分配给组织中的业务活动者,并对业务活动者的活动进行协调的管理人员。上面分别是3个基层工人对所在工厂层级管理的叙述,叙述中并没有提到高层管理者,这也符合他们的基层境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层管理者在管理监视方面对基层工人的明显直接的影响有限,具体的管理监视是由中层特别是基层管理者来实施的。由层级管理形成监视,由上到下,由塔尖到塔基,形成一层一层的权力制约关系,福柯称其为“层级监视”。由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班长—组长—工人,自上而下,层层负责,形成层级监视。层级管理往往依靠从上到下的管理程序形成一种稳定的组织结构,这就使层级监视形成一种单向由上往下的监视。从理论上,董事长既可以对董事、总经理、经理形成监视,也可以对车间主任、班长、组长乃至最基层的员工(工人)形成监视,也就是说,上级能够对所有下级形成监视,这种单向性的监视有利于保证组织秩序的稳定。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层级监视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控制着整体,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福柯,2003:200)。也正是通过这种监视,规训的权力逐渐变成了一种内在的控制体系。在这种控制体系中,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监督技术,权力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而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福柯,2003:200)。其实,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而形成的权力体系早就存在,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一些君王的统治,科层制的官僚机构更是层级监视为主要特征的权力体系的完美体现。

### (五) 监控手段的现代化: 电子监视

电子监视主要是指通过摄像头和传输线路,将现场情景集中反映到集中监视室的终端的一种现代监视体系。在没有出现电子摄像头之前,工厂中监视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直接监视和层级监视,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考虑到现场情景、投入成本、规模大小等因素,直接监视、层级监视以及电子监视均成为一种选择。从近年来的诸多新闻报道可以看出,电子监视系统受到很多工厂的青睐,电子监视器、针孔式探头安装进工厂的绝大部分空间。360度全景监视器可以拍摄到工厂的每个角落,监视者只要掀动鼠标,工厂的每个办公室、每个车间,所有中、下层管理者以及和员工(工人)的表现尽收眼底。在笔者的访谈中,其中有一人专门谈到了工厂的电子监视。

(在 C17 吴江依工化工中),这里是装有摄像头的。首先是进门的地方,还有工厂的四周,只要稍微在四周转转,就能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摄像头。而且在门卫那里有显示器,工厂门口,工厂围墙里面和外面的情况,通过摄像头都能看见。我们进出工厂都能被看见的。其实,在工厂里面肯定是有摄像头的,我曾经看见过一个,很小,很隐蔽,一般人看不见。我想,领导肯定能够看见我们。(G14F)

对比一下前面提到的 C16 吴江金翔服饰厂和 C12 石家庄裕兴泵钻厂与 C17 吴江依工化工,可以发现是否选择电子监视的工厂布局有一个重大区别:对于具有典型全景敞视结构与布局的工厂,车间是不使用电子监视的;而使用的工人较少,大多是现代化机器的工厂,就装了监控摄像机。前者因为有“一览无遗”的车间,全景敞视的布局使工厂在一个车间只需要安排一位监督者就能实施有效的监视;后者属于高科技设备较多,需要的操作工少,或者工作环境相对恶劣<sup>①</sup>的工厂。

从技术的角度,高科技的车间,都是现代化机器,工作都有机器自己操作,技术员只控制机器就行了。有了监控摄像机,技术员可以在调控室看到每一台机器工作情况。如果有一台机器出问题了,调度室里的技术员就可以通过监控摄像机知道哪台机器出了问题,及时维修,减少损失,减少人力。另外,比如炼钢车间,工作环境恶劣,车间工人少,而且工人工作时间短,监控摄像机可以时刻监控车间机器运行的状况。这也成为工厂安装摄像头的理由之一。工厂安装摄像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为了工厂的“安全”,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工厂物品方面的安全,比如防盗或防止工人夹带工厂禁止带出的物品出厂。

(在 C17 吴江依工化工中)公司装摄像头的主要理由就说是为了安全。说要保证治安方面的安全,因此在公司大门、围墙一带以及公司里面都有摄像头。我们也知道这是公司怕我们把公司的东西带走。但是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因此也就无所谓(是否装摄像头)。另外说,有些化工产品的制造环节可能有毒,需要装摄像头监视。我们觉得这也正常。(G14F)

正是因为工厂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在工厂中安装摄像头,尽管使工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安”、“被监视”感觉,但对于绝大部分工人来说,也说不出太充足的反对电子监视的理由,再加上为了保住工作,也就没有把工厂中的很多空间中装有摄像头当回事儿,慢慢的也就习以为常了。

(在 C17 吴江依工化工中)(工厂中)有了摄像头,确实有被监视的感觉,有些不自在。但是感觉也没什么。而且这里的工资水平还可以,而且又不是特别累,对这点小事提出意见,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吧。(G15F)

<sup>①</sup> G14F 所在的依工聚合工业(吴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工业用胶粘剂、修补剂、灌封材料、清洁剂、润滑油等产品。生产车间有较多的化工原料,工厂对很多原料要求密封处理。G14F 提到曾经在工厂出现过一次突然恶心、呕吐最后晕厥的经历,他认为原因就是工厂中的化工中毒。

在这里,工厂中的摄像头似乎对工人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电子监视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在一些媒体有所描述,而且认为摄像头的安装对其中的工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比如2004年4月20日《信息时报》有一篇报道,题目为“工厂装满摄像头,二百工人因神经紧张而头痛”。报道中说,有工人反映“那黑色的摄像头就像一把利剑,看后让人恐怖”。而厂方面则认为,装摄像头是为了“防人在加班的时候打盹,保证安全,防止工人乱偷东西”。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维护个人隐私的角度,部分在车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是不合法的,是侵犯隐私权的。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工厂借“安全”或“技术”之名在车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肯定会在发挥摄像头的“监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减少监视者的数量。这里的监视者一般是保安,但不同层级的管理者显然可利用这个电子监视系统,了解自己所管理车间运行的状况,也能了解管理对象的工作状态。监督者、管理者可以在一个终端集中的地方,仅仅依靠鼠标或几个按钮,就能了解到不同基层单位的运行状态及工人的工作状态。在这里,电子监视系统的反馈终端,就如同全景敞视监狱的“中心瞭望塔”,敞开的或分割的各个车间的机器状况、工人状况,都能通过电子监视系统“尽收眼底”。可以这样说,电子监视系统使“监督者”的眼光通过摄像头得到了无限的延伸,因此监视者的眼光“无处不在”,这无疑十分符合“全景敞视”的原则,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使福柯所说的“无法确知的”(是指被囚禁者在任何时候都不知自己是否被监视)效果更加明显。

无论手段或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监视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监视无差别,对工厂中的每一个工人的任何微小活动都能进行观察;监视是可见但无法确知的,正如“全景敞视建筑中的被囚禁者可以目睹到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高大轮廓,但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监视”一样,工厂中的工人都会被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监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论监视是否在进行,它都能使身在其中的工人感到监视的存在;仅需付出较小的监视成本,全景敞视工厂可以用较少的人同时控制较多的人,体现出了监督的高效性。一般来说,为了行使相应的权力关系,任何组织机构特别是相应层级的管理者总是希望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因此,电子监视系统的出现并被应用到工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有人指出,如果说边沁监狱还带有机械化时代的粗糙,而无法完全规训那潜藏在躯壳里的思想和意志,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卫星上天、网络互联乃至读脑技术的潜在应用——可见的空间分割逐渐褪去了强暴的色彩,让位于更加隐蔽的监视技术。

在全景敞视结构与布局的车间中,“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福柯,2003:229)。在现代的工厂中,层级管理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全景敞视建筑所延续的监视功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正是通过各种监视,使劳动过程显示出来,使劳动能力(如体力、敏捷性、熟练性和持久性)被观察到并受到评估和计算。这样就可以监视工人出勤、表现和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并按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就可以监督生产过程各个阶段。也就是说,通过工厂的监视,老板或管理者“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福柯,2003:229)。正因为全景敞视建筑中的受监视者不是从外在的仪式和物质力量中感受到权力,而是从内在的精神上意识到这种力量的无所不在。工厂已经不需要太多的手段和形式就能够对工人的行为发挥作用,并且能够在精神上对工人形成一种压力。

### 三、几个结论:全景敞视主义在工厂中的规训效应

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工厂,而这些工厂大多具有严密控制的劳动过程,对工人生产行为的严格管理。一般认为,正是工业生产将农民工转化为了产业工人并使其具有了成为工人阶级的可能。但是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由“自在”到“自为”的微观机制,却仍然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本文前面根据实证资料,用全景敞视主义理论的分析,对于这种微观机制的解释应该能够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 **(一)从结构和功能来看,现代的工厂无疑具有全景敞视建筑的典型特征,这为其规训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和机制**

从前文对全景敞视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将工厂中的工人放在一个“被隔离、被分割”的空间之中和监视者能够做到“一览无遗”的结构,使工人能够感知到“自己时刻处于一种被监视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管理类型的工厂,还是具有现代管理手段的工厂,以分工为基础形成了对工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有效分割,或借助现代技术形成了对工人的持续有效的监视,都使全景敞视主义在工厂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全景敞视的工厂中,工人处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中,那就是边沁所认为的“持续不断地处于监察者的睽睽目光之下”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工人会逐步“摆脱做坏事的力量乃至做坏事的想法”。这也充分体现了福柯所指出的,“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福柯,2003:158)。

其实,工厂从形成之始,就以其结构形成了全景敞视主义的布局,而工业化大生产对分工协作的要求更是将全景敞视主义嵌入了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之中。无论是几百年前的工厂,还是现在广泛存在的工厂,都具有全景敞视的结构和布局,这既是组织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实现直接的监视,从而达到规训工人的效果。分工也是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工厂越来越细化的分工正好体现了全景敞视主义中分割隔离。可以发现,无论是18世纪形成的大工厂,还是处于当前的工厂,都带有“监狱式”的特点。这种“监狱式”的设计和管理特征,实质上就是为了建构“全景敞视主义”。目前的工厂通过组织管理形式的变革和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全景敞视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从而使规训工人的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实现了最好的规训效果。

无论是“一览无遗”的车间布局,还是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或者借助摄像头形成的无处不在的电子系统,相对于全景敞视监狱来说,不仅体现了简单经济的特点,而且更加人道、文明、有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景敞视工厂更像是作用于农民工的权力实验室,它是对农民工进行分析、实验并改造的优良场所,是规训权力运作的完美典范,也是现代控制技术的一个体现。显然,工厂也具有“全景敞视”结构,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此相像,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福柯,2003:255)

### **(二)从手段和效果来看,包括电子在内的各种监视,既是全景敞式理念在现代工厂中的应用,也是工厂规训权力的一种体现**

全景敞视建筑进行设计和建设的初衷是实现有效的监视。但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所蕴涵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些石头外形、一些物质装配和性质组合,最重要的是它通过空间的分割和使用,把应规训的对象放置于目光的监视之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景敞视主义的要义在于权力和技术。边沁的“环形监狱”首先是一种建筑技术,然后才可以实现权力监视的功能。福柯指出,全景敞视建筑“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福柯,2003:221)。但是,随着信息、网络、电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活动的空间结构概念,一些现代化的工厂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监视的形式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全景敞视的建筑结构,监视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全景敞视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技术来实现对人的控制。这种技术是无形的、不易察觉的,但正是这种技术却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控制人的效果,也就是使“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福柯,2003:227)。有了这种技术之后,原始的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比如“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福柯,2003:2297)等基本消失了,逐渐被所谓的文明手段取代,比如让人不易觉察的结构以及电子监视技术的应用。这样,在这个时代的工厂中不再有铁栅栏、铁镣、大锁以及单独的分割房间。但是,工厂却能够方便地实行有效的监视和规训,因为工厂仍然在设计全景敞视的结构布局或应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延伸全景敞视主义,从而使“权力可以如水泻般得到具体而微妙的控制,而又只需

花费最小的代价”(福柯,2003:158)的效果。

由于多方面需要和限制,很多的企业已经不能将生产车间建设成全景敞视建筑。但是,现代电子技术的应用可以用来克服那些限制,实现全景敞式建筑监督的效果。正是有了这种现代的技术在工厂中确保了一种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福柯,2003:158)。在上述条件下,全景敞视主义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但形成了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因为这种机制的应用往往会使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使权力在任何时刻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

### (三)从效应和结果来看,工厂中的全景敞视机制使其一整套的工人规范得以有效的实施,从而通过规训发挥着转化农民工的作用

监视是一种管理的手段,也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它构成了规训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工厂中全景敞视主义的具体体现。诸多的调查研究已经充分显现,即使是在现代生活中,农民在向农民工、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残酷的过程,这就有了从马克思开始的,经弗里德曼、布诺威等人发展的劳动过程理论,从而揭示这样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制造同意”,是被迫的,是外界的强制的过程。前面的分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福柯所提出的“规训”的特征,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工,他们更多是受到市场、政策的驱使,进入工厂之后,他们成为被管理、控制的对象,他们的行为也大多被动地受到工厂的“规训”。

从全景敞视主义在工厂中所发挥的规训作用来看,工厂“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福柯,2003:221)。在这种规训机制中,农民工受到监督和改造,正在形成产业工人所具有的相关特征。可以这样说,工厂成为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是一种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在工厂中,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劳动过程形成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动作;工厂采用全景敞视的结构,将分散的个人力量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能够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同时,工厂中的规训机制基本上可以自动运作,不需要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依靠一种无形的监视和压力就能产生强大的作用。因此,全景敞视机制被巧妙地纳入工厂体制之后,权力得到了强化而且更为经济有效。正是全景敞视主义在工厂中的无所不在以及权力在工厂无处不在的渗透,促进了工厂对身在其中的农民工在劳动技术、劳动纪律方面达到最严格、最有效的规训效果,从而促进了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

#### 参考文献:

- 李三虎,2006,《技术、空间和权力——米歇尔·福柯的技术政治哲学》,《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马文甲,2009,《全景敞视主义与后现代管理的监督体系研究》,《生产力研究》第23期。  
 米歇尔·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  
 徐县中,2010,《权力实现方式的演变——福柯〈规训与惩罚〉探析》,《学理论》第3期。  
 姚志宇、赵烽,2008,《福柯全景敞视主义与课堂中的微观监视刍议》,《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10期。  
 张艳、张帅,2004,《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对〈规训与惩罚〉中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河北法学》第11期。  
 周舒,2005,《生产“看”的场域——一种对福柯的解读方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施芸卿